

正确政绩观 行思录

延安革命纪念馆,柔和的灯光照亮着一块深红色的展牌。展牌上面的字迹泛着温润的光泽——

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,人民好比土地。我们到了一个地方,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,在人民中间生根、开花。”

毛泽东同志的这句朴实话语,宛如一把钥匙,揭示了共产党人政绩观朴素而深邃的内涵。

1918年的夏天,李大钊从北京回到家乡河北乐亭。亲戚问他:“听说你到北京当教授?那你平时都干些啥呢?”

李大钊用一口乐亭话吐出两个字:“点种。”

“点种?那不是庄稼地里干的活吗?”亲戚不解。

“我点的是不一样的‘种’。”

在北京红楼的教室里,李大钊像一位老农,把那些艰深的理论,掰开了,揉碎了,变成一粒粒饱含真理的种子。从马克思的“劳动价值”,到巴黎公社的“人民主权”,再到十月革命那“破晓的炮声”……他的声音不高,却字字如钟,扎根在青年们的心灵深处。

《新青年》杂志的方寸之间,是李大钊躬耕的田垄。手握的笔,便是他“点种”的“楼”。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《庶民的胜利》……一篇篇文章力透纸背,如犁铧划开板结的思想冻土。那些文字,如惊蛰的第一记雷,如刺破长夜的第一抹光。

1927年4月,在泛着冷光的绞刑架前,他的目光穿透眼前的黑暗。“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,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!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,如同红花的种子,撒遍各地!”

“红花的种子”何以撒遍中华?那是因为这一粒粒种子,怀揣着解放劳苦大众、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初心,扎进人民这一广袤而深厚的土地。

“种子”之中有基因,那就是红色基因;“种子”之中有力量,那就是真理的力量。

1936年3月初,朱德总司令率红军到达四川甘孜藏族聚居区,决定在这里作短暂停留。当时,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挠红军北上,勾结当地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,大肆造谣污蔑共产党

种子

■邓一非

和红军。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纷纷丢下牲畜等,隐藏到深山老林。

这一带是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,气候寒冷,物少人稀。红军几万人的口粮尚无着落,不少官兵还没有御寒的棉衣。即便如此,他们也坚决执行我军的纪律和民族政策,没有住进藏族同胞家,没有动他们留下的东西,而是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,露宿在树底下或屋檐下。没有粮食,他们就到附近挖野菜充饥。

转眼到了4月份,天气渐渐变暖。眼看这播种的季节,一片片肥沃的土地无人问津,朱德皱起了眉头。他发动官兵帮助藏民把地种上,并在动员大会上讲道:“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年……这一季种不上,藏民们将来吃什么呢?我们和藏民是兄弟、是一家,我们要帮助藏民把地种上,而且要种好。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。”

这句话,落在高原明净的阳光里,透着沉甸甸的分量。红军官兵卷起裤腿,抡起镢犁,将一粒粒种子埋进刚刚苏醒的地垄。那是生机的种子,也是信仰的种子,悄然播进藏胞的心田。

“长征是宣言书,长征是宣传队,长征是播种机。”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,走到哪里,就植根人民、依靠人民,照顾人民利益、解决人民困难,逐渐凝聚起“百万工农齐踊跃”的革命洪流。

“一粒种子,一两黄金!”这8个字,在20世纪50年代不是一个比喻,而是严酷现实——西方国家对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实施全面封锁,将橡胶列入禁运名单。他们断言:橡胶树只能在赤道南北10度以内生长,中国没有一寸土地能使橡胶树大面积存活。

天然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料。没有橡胶,飞机难升空、车船难驰骋、工业难起步。小小的橡胶种子,便成了关乎国家自立、工业存续的希望火种。

1952年,数千名征尘未洗的官兵进驻老胶园,清理林段,采集种子,开荒种植。这年起,全国无数退伍军人、华侨、大学生响应党的号召,陆续奔赴南疆热土,投身天然橡胶垦殖事业。

站在瘴疠弥漫、蚊虫丛生的原始森林,他们谁也不知道,把那一粒宝贵的胶籽种下去会不会有结果。但

国家有需要、人民有期盼,他们誓要改写这植物的版图,把“不可能”变成“可能”。数十年后,海南岛胶林万顷,成为中国第一个天然橡胶生产

基地。共产党人的“种子苦旅”和“种子奇迹”,又何止这一个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,将“粮食安则中华安”刻入生命坐标,像候鸟般穿梭福建与海南。睡稻仓、守田埂、战高温……他在稻田中弯着腰,如同一张拉满了的弓。这是他一生的写照。他用一辈子的躬身劳作,挺起了“国之脊梁”,在1981年淬炼出中国水稻的传奇品种——“汕优63”。同年,谢华安光荣入党。他说:“就是为人民服务,为大家有一碗饭吃作出自己的贡献。”

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,植物学家钟扬喘着粗气,细细盘点世界屋脊的生物“家底”。16年间,他跋涉50万公里,采集4000万颗种子。最终,他自己也化为一颗“种子”,长眠于心爱的土地。有人曾质疑,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,在那么苦的地方奔波采集种子?钟扬的回答是:“眼前的确没有经济效益,但国家需要、人类需要这些种子。做基础研究,心里想的就是‘前人栽树、后人乘凉’。”

在我们党的队伍里,正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为民请命、甘于奉献的“种子”,神州大地才化作生机勃勃的希望田野,现代化事业才在时代春风里开花结果、岁稔年丰。

“种子”对“土地”的依赖是永恒的,“种子”与“土地”的交融是永远的。

2013年,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,习主席引用了“种子与土地”的论述,要求全党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”。这既是对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深切寄语,也是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殷殷嘱托。

万物所钟,厚土孕成。撒遍九州“红花的种子”,藏山河气脉、蓄破土锋芒,系黎民福祉、连国运兴衰,照见的是共产党人的政绩观。

生根,是俯身大地的选择;开花,是无私奉献的绽放;结果,是泽被后世的收成。

军歌嘹亮

当写下“融进大海,我是浪花一朵;洒向夜空,我是星星一颗;投入蓝天,我是白云一朵;拥抱大地,我是小草一棵”这几行词句的时候,我并没有想到《强军有我》这首歌,后来会唱进那么多战友的心里。文艺创作有时候就是这样——你只是真实地记录内心的声音,那个声音或许就会与无数人的心跳共振。

写《强军有我》之前,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:在强军兴军的宏大叙事中,普通一兵的位置在哪里?到基层部队采风,看到月光下站岗的年轻战士,看到在训练场上满身泥泞的官兵,我突然明白,强军梦正是由无数普通官兵共同托举起来的。

于是就有了“浪花一朵”“星星一颗”“白云一朵”“小草一棵”这些意象。大海之所以壮阔,是因为每一朵浪花都在奔涌;大地之所以春色无边,是因为每一棵小草在吐绿……我想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朴素的道理:在强军征途上,每一名官兵都是主角,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成就不凡。

“清澈的爱,献给我的祖国”这句歌词,后来被很多战友记住。我想,这是因为“卫国戍边英雄”陈祥榕烈士写在钢盔上的“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”那句话,说出了一种纯粹。那些扎根基层、锚定战位的官兵,身上最可贵的就是这种清澈。他们不计得失,不求回报,只是纯粹地想要守护些什么。这种守护,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有力量。

“请党放心,强军有我”这8个字,我反复推敲了很久。作为副歌的第一句,它要起到呈现主题的点睛作用,太像口号了不行,太空洞了也不行。后来,我决定把它放在一个具体的情感场景中:“在你期待的目光里”“在你殷切的嘱托里”,这样一来,誓言就不是对着空气喊话,而是有对象的、有温度的。这个“你”,可以是党,可以是祖国,可以是人民,也可以是父母亲人。每个人都能在这个“你”里面找到自己的投射。我希望每一位唱响这首歌的官兵都能感受到,他不仅仅是在完成一项任务,更是在回应一份滚烫而真挚的情感。

这句“青春的誓言,爱的承诺”中,

歌曲《强军有我》创作谈——

每一名官兵都是「主角」

■陈道斌

我把“誓言”和“承诺”并置,是想强调一种双重性。誓言是庄严的,是对外的宣告;承诺是内心的,是自我的约束。当一个人既向外立下誓言,又向内许下承诺,他的行动就有了双重动力。

作为一个写了30多年军旅歌词的文艺老兵,我越来越觉得,主旋律创作最难的不是如何拔高,而是如何落地。所以写每一句词,我都要先在心里问自己:这是广大官兵真实的情感吗?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会说的话吗?

在《强军有我》的歌词里,其实隐藏着一个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。“融进大海”“洒向夜空”“投入蓝天”“拥抱大地”——我在尝试构建一个全方位的空

间感。海、陆、空,以及白天和黑夜,几乎涵盖了军人的所有执勤场景。

“风里雨里,从不退缩”“沙场追梦,唱响强军战歌”这两句,写的是训练。我不想堆砌意象,而是希望通过几个典型的场景,勾勒出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完整形象。他在大海里是浪花,在夜空里是星星,在蓝天上是白云,在大地上是小草。无论在哪里,他都在沉默地、坚定地存在着。这种“在”,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无需刻意彰显,无需大张旗鼓,只要知道有军人在守护,老百姓的安全感就自然产生了。“岁月静好,我是底色”——这句词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所谓岁月静好,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,而是有一抹颜色在默默铺陈。这颜色,就是军人的本色。

在《强军有我》歌词结构上,我设计了一个情感的递进。第一段是“我在哪里”,第二段是“我做什么”,副歌是“我承诺什么”。从身份定位到行动描述,再到精神宣誓,层层推进。“我们奋进新征程,胸怀更辽阔”“我们建功新时代,海天更辽阔”——最后两句落在“更辽阔”上,是想表达一种成长。当个人融入集体,当小我融入大我,人的胸怀会变得不一样,看到的世界也会不一样。这不是说教,而是一种真实的人生体验。

我和很多老兵交流过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:当兵之后,自己变大了,也变小了。变大了是因为视野开阔了,肩上的责任更重了;变小了是因为在集体面前懂得了谦卑。这种辩证关系,恰恰是人民子弟兵最动人的地方。他们既能认识到自己的渺小,又能意识到自己的重要。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;一个人只有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时,才能拥有更大的力量。这个道理,官兵深深懂得。

作曲家鄂矛谱的曲子,为这首歌词插上了翅膀。他在旋律上做了很多巧妙的处理,比如“浪花一朵”“星星一颗”这些歌词,谱上比较轻盈的旋律,符合“小”的意象;到了“请党放心,强军有我”这句歌词,旋律陡然开阔,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。这种词与曲的配合,让“小”与“大”的对比更加鲜明。

后来,我们收到很多基层官兵的反馈。有的说在退伍晚会上唱哭了,有的说在训练间隙随口哼着就有了劲头。听到这些话语,作为创作者,我们的心底漫过阵阵暖意,深感欣慰。

我一直认为,军旅歌曲是用来教育人,更是用来陪伴人的。它陪伴官兵度过漫长的哨位时光,陪伴他们走过艰苦的训练岁月,陪伴他们在异乡思念亲人,陪伴他们在战场上勇敢前行。当一首歌能够做到这一点,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

“强军有我”——这个“我”,是我,是你,是每一位穿着军装的人,也是每一位心系国防的人。强军事业离不开每一位坚守战位的平凡身影,每个人都能在这壮阔的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。这就是我通过这首歌,想给官兵传递的信念。

从一朵浪花到一片大海,从一颗星星到一片夜空,从一朵白云到一片蓝天,从一棵小草到一片大地……我们都是微小的,但当我们集结在军旗下,汇入强军兴军的钢铁洪流,便拥有了不可战胜的力量。



姜晨绘

诗话

会师

■程文胜

两条河,一条背负湘江的血
一条咬定嘉陵江峭壁
迎着夹金山的冰雪相撞
拧成一道向北的激流

两块铁,一块带着遵义的炭灰
一块覆着川北的寒霜
同时投入懋功的炉火
锻打出劈开合围的大刀

两根绳,一根缠着江西的稻根
一根系着川西的牦牛尾
在这维镇的桥上交织
拉成一根牵引胜利的钢索

会师,不只是两支队伍相逢
是星火与星火的簇拥
像铁拥抱铁,河拥抱河
像两片飞舞的雪花
相融成同一滴水珠

那滴水,出自长江源头
将在北上的寒夜里亮成繁星



懋功红军会师纪念碑(雕塑,立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红军会师广场中央) 徐瑞端摄

1935年6月12日,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,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。6月18日,中共中央与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(今小金)地区。红

一、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,壮大了红军的力量,兵力达10多万人,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,创造了有利条件。(澄意辑)

一方戍边石

■王立场

为兵服务心声

前不久,一份特殊的礼物跨越千里,抵达我的案头。那是一块来自加勒万河谷的戍边石。石头不大,托在掌心我却感到沉甸甸的。

石头正面绘着河谷的简笔画,河谷旁写着“大好河山 寸土不让”8个字。翻转到石头背面,密密麻麻的签名映入眼帘——那是某边防连官兵的亲笔签名。我逐一辨认着,指尖滑过一个名字时,忽然停住了:孙涛——陈祥榕烈士的班长。

随石头一同寄来的还有一段视频:画面里,官兵围坐在一起,在那块石头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视频最后,孙涛对着镜头说:“我们把加勒万的石头寄给您,是想让您知道,我们守的地方,有您的作品陪着。”看到这里,我已热泪盈眶。

我深知这块石头的分量——它来自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,来自那个浸染英雄热血的地方。这不是一块普通的

石头,而是戍边官兵忠诚坚守的见证。

我想,他们签名时,或许有人刚结束巡逻,或许有人刚从风雪哨位上换岗下来……他们的手,有的还带着冻伤的裂口,有的还在微微颤抖,但握笔的姿势和握枪时一样坚定。

这份珍贵的礼物,源于此前一次为兵服务活动。当时,我随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走进边防连队,为官兵创作书法作品,写下“固我边关”“雪域忠魂”“铁血丹心”等饱含深情的字句。当我看到那些可爱的面孔,这样的字句便会从心底自然流露。

在为兵服务现场,我们文艺工作者始终以真诚与作品为桥,努力拉近与边防官兵的距离。官兵的热情相迎,总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。

每次接到为兵服务任务,我都会提前做好功课,了解不同单位的历史文化,早早投入创作。出发时,备好的作品常常装满几个箱包。有人问:“带这么多东西,不累吗?”我摇摇头。在我心里,行囊越鼓,奔赴基层的底气就越足。那些卷好的宣纸、装裱完成的作品,既是我

带给战友们的礼物,也是我对他们的深深敬意。

近年来,我先后10余次随文艺轻骑队到边防一线哨所,进行采风创作、培训骨干。越是艰苦偏远的地方,我越愿意去。因为走到那里,我才能更加读懂戍边人的坚守,笔下的字才会更具温度与力量。

夜深了,我再次捧起那块戍边石,指尖轻轻抚过背面的签名,仿佛能触碰到那些年轻的面庞与滚烫的心跳。我想,他们在这块刻着“大好河山 寸土不让”的石头上签下名字时,一定会想起那位年轻的战友,想起那句“清澈的爱,只为中国”。他们正用日复一日的坚守,把这句话写在苍茫大地,写在凛冽风雪,写进不朽的历史丰碑。

这块小小的戍边石,如今就摆在我的书桌上,抬眼便能看见。它静静立在那里,像一座沉默的雪山、一双凝视的眼睛,更像一团火焰热我的心,仿佛时刻在提醒我:文艺工作者的心,要永远向着那些怀揣清澈的爱、为祖国守护安宁的战友们。